

## 图片新闻

# 韩国世界级庆典 天国乐团展祥和

【明慧网】韩国光州的“2016忠壮庆典”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三日举行，来自韩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多个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参加了此次活动，场面壮观华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庆典。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给众多观众送去祥和与美好。在街道舞台前方天国乐团演奏一曲“神圣的歌”，观众们认真倾听并高兴的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有节奏的拍手。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说，法轮功是身心修炼大法，天国乐团队列很整齐，请大家再给演奏美好音乐的天国乐团热烈的掌声。



## 美国会报告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明慧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发布了“二零一六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说，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

### 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

报告注意到，继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继续骚扰、虐待法轮功学员，包括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骚扰、任意拘留、虐待，并非法开庭。这些迫害由政府高级官员指挥进行，各省和地方“六一零”办公室监督执行。

与前年一样，中共当局继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达到这一目的，当局在监狱、“法制教育中心”和强制性戒毒中心使用极端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已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记录在案，这些恶行包括电击、剥夺睡眠、不让吃饭、灌食、注射不明药物、殴打、性虐待，以及被强制送

到精神病院。

报告说，据明慧网公布的二零一五年人权报告，当年遭绑架、抄家和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近二万人次。英文明慧网收集的资料显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有一百五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超过百分之九十没经过审讯。

### 大陆黑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

中共地方政府和官员使用黑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企图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例如，二零一五年十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建三江当局，使用报道中已关闭的法制教育中心拘押一名农场工人。另外，法轮功学员石孟文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继续被关押在所谓的法制教育基地。

报告说，黑监狱在大陆非常盛行。劳教所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

### 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括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对

中国的大量器官移植手术使用在押囚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报告表示关注。

报告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二零一六年通过343号决议，国会众议员们就持续可信的，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性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行径，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达关切。在《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三日刊登的题为《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文章中，作者们也对众议院决议中提出的中共强摘器官议题表达了关切，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已经停止。

二零一六年八月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开幕前，出于担忧器官来源问题，会议的组织者器官移植学会拒绝了来自中国的二十八篇临床论文中的十篇。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表示，“据报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者是恐怖的器官强摘罪行受害者。”

## 从火爆脾气、强势自我到体贴谦和

原在台湾医疗财团法人综合医院担任驻卫警的刘大猷，因为轮流值班的关系，经常昼夜颠倒。眼见许多同事，大夜班时吃药硬撑精神，下班后有的须吃安眠药帮助入睡，日复一日，结果经常到医院报到求诊，仍然无法解除困境。

幸运的是，刘大猷在身体健康亮起红灯之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之后，碰到感冒或病痛，无论严重与否只要二、三天就能安然度过，身心轻松、头脑清晰，精神特别好。

修炼之前的刘大猷脾气很大，一说就爆。凡事喜欢强求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对方不听从，脾气就上来，

经常发脾气是他的“商标”。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刘大猷一百八十度转变。他笃行真善忍的法理，懂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先冷静下来，向内查找自己的不是或不足，遇事也只提供意见出来参考。刘大猷说：“很多时候，对方反而较能持平地看待，不会因为心里不舒服而反弹，反而接受我的意见，主动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这种时候，我就自我提醒：不能自满产生欢喜心、骄傲心或干事心等这些执著。”

从他的改变，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刘大猷的母亲和儿子也相继修炼法轮大法。



■台湾刘大猷喜得法轮大法，找到人生方向，身心轻松自在。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下图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二日千名纽约法轮功学员以曼哈顿为背景排出“法轮大法”四个字。



## 起死回生不是神话

【明慧网】我叫张国玉，今年四十四岁，是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一个普通农民。

我第一次发病是在二零一二年，那年我四十岁，原先我身体强壮，干很多的活也不觉得累，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份因为双腿水肿、皮肤发亮。最终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我在乡镇医院、县中医院、市人民医院治疗都无效。肚子大的好似怀孕七、八个月，输液输得肚子好像要炸开一样。后来又转到了济南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治疗方案同家里的医院几乎如出一辙，只是不经常性地腹腔穿刺“放水”。十多天后病情虽有好转，也起色不大，所以我只能出院回家休养了。

一个月后我开始嗜睡、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再次被家人送往县中医院，当晚家人都准备好寿衣、灵床了。

我家中大嫂修炼法轮功，急忙让我家人在我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李老师救命”，结果第二天清晨我奇迹般地清醒了，连

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家人第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就在办完出院手续的那天，我突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全身大汗不止，经外科诊断为：脐疝嵌顿，生命出现危险，只得转入外科做急诊手术。老主任说因为严重腹水，身体状况很差，也许连手术过程都坚持不下来。家人怀着一线希望还是让我做了手术，但术后好久还是腹水不减。

因为昂贵的住院费用和我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所以我再也不想治疗了，就回家等待天命。

回家后我真正开始相信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从修心性开始。两个月后，我的身体出现奇迹，慢慢地能炼动功了，身体感觉出现神奇，腹水消下去很多。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逐渐能行动自如，能下地种菜、自己做饭了，我决心不再停下来，天天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汤德珩自述安徽女子监狱的洗脑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

我叫汤德珩，今年五十九岁，原安徽广德县教委干部。我是一九九九年五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

## ◎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直接的地方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这天，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监狱所在地在宿州。警车到达监狱大门，很快过来两个狱警。她们看着车上的我，一个狱警问道：“你是汤德珩吧？”我说：“是的。我是炼法轮功的，没有罪错，这是对我的迫害。”我紧接着对她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周永康和李东生的现状。她们听着，时而表情严肃，时而瞪大眼睛看我，时而提出疑问。一个狱警问道：“你有病了，你吃不吃药？”我说：“我有病了，我肯定会吃药。问题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没有病的，没有病就不必吃药，是药三分毒嘛。”她们对视低语：“这观点比较特别呀。”后来我得知他们一个是监狱分管法轮功的孟副监狱长，另一个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的负责人任姓教导员。

我进入监狱大门后，首先被脱光衣服，接受狱警的搜身检查。我所有物品都被抖落在地上，棉被拆开、卫生纸拆开、衣服拆开，一一检查，彻查我是否把大法经文带进监狱。然后我被狱警带到五监区宿舍。

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我剪头发、穿囚服、戴统一编号的胸牌。第二件事就是靠墙站立听狱警训话。狱警严肃告诫我要认清自己的“罪犯”角色，认罪服法，服从管理，不准炼功、不准传法、不准这、不准那。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场面，我知道自己是没有罪错的，也就没有了恐惧和害怕。我说：“我不是罪犯，我是大法弟子。”狱警拍桌子吼道：“我们只认法院的判决，来到这里的都是罪犯。”我平和的说：“如果我是罪犯，中国公民的素质太高了，那中国的国情状况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

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否定迫害。我不配合狱警的指令，不背监规，不唱狱园歌，行进途中不喊口号，不参加奴工劳动。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有“真善忍”约束自己，在哪里都会做一个好人，不需要任何外在形式制约；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这样的歌我不唱、口号不喊；这里不是我的工作岗位，我拒绝奴工劳动。狱警勃然大怒。出工时，狱警罚我面壁、罚我坐在拐角处，不许走动，不许与人说话，限制上厕所；收工后罚我在号房站到十二点，才准许睡觉。

这种形式的长期迫害，看似没有对我动武打骂、电击、戴铐、关禁闭等，但是却严重摧残着我的身心健康。这种毫无掩饰的直接迫害，每个被迫入狱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我所经历的，这只是监狱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一，而且相比之下算是“文明”的。

## ◎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黑暗的地方

在中国，每个监狱都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专管监区。我所在监狱有这样的专管监区，却没有实体。监狱不敢把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一个监区管理，而是把法轮功学员分散到各个生产监区。这样每个监区都有法轮功学员，但是都是被严格管制的，互相之间不准说话，与生产监区犯人一样干活。

包夹我的犯人是狱警精心挑选后报监狱批准的死缓犯人和长刑犯人，都是些吸毒贩毒、杀人的犯人。狱警把她们的利益与我的“表现”挂钩。也就是说，我的“表现”狱警不满意，就直接扣减包夹犯人的改造分，直接影响她们减刑。在监狱，犯人唯一的期盼就是早点走出监狱大门，拼命干活挣分减刑。如果我影响了她们的利益，那么可想而知她们会不择手段的整我（打你、骂你、刁难你）。

我入狱的第一天晚上，狱警就开始要求号房犯人轮流值班。劳累了一天的犯人，夜里还得起来值班，无名

火都冲我来。我找狱警说：“号房人真的很辛苦，别叫她们夜里起来值班吧。”狱警脱口而出：“那你就赶快‘转化’呀。”我明白了，这种值班原来是在挑起号房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也是给我施加压力。

白天出工中，狱警规定我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我的处境是严管，每行一步都得有包夹犯人陪同，不得单独行动。包夹犯人劳动任务重，没有时间陪我上厕所。她们就去报告狱警说我喝水多，经常要上厕所，说她们没有时间陪同。号房承包狱警就来对我说：“你以后少喝水，上面（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上面是指监狱还是其他什么部门）对你们（指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有规定，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因此，我经常被小便憋得肚子疼。

一天，包夹犯人在车间里报告狱警说我坐那里经常闭目炼功背法。号房承包狱警不分青红皂白，就罚我晚上收工后在宿舍里，罚站面壁到十二点钟，时间是一个月。

## 合肥最新迫害消息

【明慧网】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刘西兰、程建力于10月20日上午九点将在中院第十一厅被非法庭审。刘西兰的家人为她聘请的律师程海，已经会见刘西兰两次。程建力的律师王雅军也会见了程建力。

在10月20日上午，两位律师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中院出庭，为刘西兰和程建立做无罪辩护，并与家属联系做了交流，他们都将参加旁听。

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黄玉晴，女，50多岁，公安局批捕科长翟临社经办迫害黄玉晴，目前，报到检察院，是一个李姓负责此事，电话055163503473。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底，三十九岁的我走投无路，带着满身的枪痕、刀疤，拖着肿得发亮的双腿，从大都市回到了乡下老家。年迈的母亲伤心而又恨恨地说：“我要知道你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一生长下来就该把你掐死啊……”

### 少不谙事横行江湖好勇斗狠

我初中未毕业就在社会上混了，成天腰里别把刀。为了打架斗殴，我的肝被对手捅破过，心包被捅破过；为打架我进看守所、劳教所六次，前后加起来时间达十年之久。

### 吸毒成瘾 身心俱伤

吸毒不是好事我也知道。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就戒毒无数次，花了不知多少钱，最终毫无结果。而且瘾越来越大，发展到大动脉注射，连戒毒所都不敢收留我。此时的我已不再如当年般威风八面了，已是面如土灰，骨瘦如柴，双腿浮肿，废人一个。为了摆脱这梦魇般的生活，我选择了自杀。也许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我命不该绝。

二零零六年底，回到老家，母亲除了怨恨之外，慈母之心使她又为我指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大哥以前是多病缠身，修法轮大法后百病全无。母亲认为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我。

### 得法重生

大哥捧出了宝书《转法轮》，我接连看了三遍，我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我如果早早看到，何



苦会落到今天这般境地？！我铮铮男儿抱着妈妈嚎啕大哭一场，我对自己说：这功我一定要坚定地炼下去。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我身上显现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双腿水肿全消，脸色红润，身体康复。以前花了多少万元未能戒掉的毒瘾，现在没花一分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是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得了的。

### 几经磨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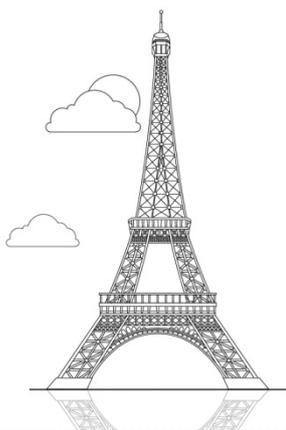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我因喷写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标语，被非法抓捕，定我一年半劳教。这个劳教所是我往日横行江湖时经常出入的地方。一进劳教所，碰到许多的昔日江湖朋友，他们都非常惊愕。因我今昔判若两人，劳教所上上下下知道我的人，都暗暗赞叹大法的神奇。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因为喷写法轮功标语而被非法抓捕，这

次被重判四年劳改。狱警明明知道是法轮功改变了我，但也要用重刑来“转化”我，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他们要完成上面压下来的“转化率百分之百”的指标。

这个监狱的邪恶程度外人是无法想象的。狱警将我双手用铐子吊在门框上，脚尖着地，为了增加我的痛苦，在我后背与门之间强塞进一个枕头，使人有着五马分尸般撕裂的疼痛，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往我嘴里塞脏抹布，我咬紧牙关不让他们得逞，后来只好把我放下，一落地我就虚脱了。还有一次，我制止他们打其他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拖到工场，几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在我肚子上乱踩，直到我大便失禁。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终于走出魔窟，前后五年之久的非法关押，并未消磨我修炼的意志，反而锤炼了我，使我更加坚定了，修大法一定要一修到底。



## 巴黎景点的义工与游客

一天，法国巴黎旅游景点的义工给一个游客讲贵州藏字石的故事。（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境内有个二亿七千万年前形成的大石头上有六个天然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天意，退出中共保平安。游客问：“真有这事？”“当然有，自从中共央视播出后，很多人都去看过这个大石头。你看天都要灭它了，咱可不要误了自己的生命，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过劫难。”正在这时，一个游客走过来说：“我就是贵州省平塘县人，这个大石头我看过，真是这个样。原来的门票是五块钱，现在变成五十块钱了。自从你们讲了这件事以后，县城里共产党打出了很多标语，意思是想叫老百姓不要信那个大石头。那个石头太大了，它也遮不了，也盖不住，老百姓还是照样去看。我也是看了大石头以后，听你们的人讲（三退），我退了，我还叫我家里人都退了。”听了“亡党石”的真相，这位游客马上登记了退党。